

古今古韵

红墙黄瓦相映中，
辗转花檐成禁宫。
闲看孔雀几来去，
一切往事悲清风。

禁宫赋

JIN
GONG
FU

柳风拂叶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6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

古今韵

禁宫赋

JIN
GONG
FU

柳风拂叶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禁宫赋 / 柳风拂叶著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2.6

ISBN 978-7-5502-0892-6

I. ①禁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43330号

禁宫赋

作者: 柳风拂叶
选题策划: 精典博维
责任编辑: 孙志文
策划编辑: 陈娟
装帧设计: 肖杰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香河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41千字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8.75印张

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0892-6

定价: 2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58720311/12-13转8007

目录

第一章 / 由来深宫多是非

第二章 / 醉翁之意不在酒

第三章 / 谁会来替她解围

第四章 / 承诺与危险并存

第五章 / 璠阳与翡渊联姻

第六章 / 是天意，是意外？

第七章 / 萧诺梅和尹湘鹤

第八章 / 他绝不想放弃她

第九章 / 我在北晋等着你

第十章 / 徒留下一世牵挂

| 第一章 |

由来深宫多是非

璠阳王朝建元二十年。

璠阳帝病重于榻，朝政均握于皇后萧氏掌中。

皇后萧氏，乃前朝相国之女，执掌后宫凤威棣棣。然宫中却仍认为她乃不祥之人，证据便是她入宫大婚那日，被视为璠阳吉鸟的孔雀一时全展翅离去。

这年初春，皇后萧氏颁下懿旨，赐当朝太傅楚峰之女楚清清为太子妃，与太子殿下濮阳瑾成婚。濮阳瑾作为北晋质子刚刚归国，大婚那日，清凉的风吹过庭院，漫天花红飘摇而落。那攀上绿枝的新藤蔓，正伸出翠姿，欲依附上矮矮的花墙。

花轿在丑时一刻抬出楚府大门。随着花轿起行的还有一名眉头紧锁的侍婢，她叫筱筱，是楚清清的近身侍婢。微眸间天空水蓝，透明的云彩清晰可见。即使欣赏着这好天气，她也提醒自己，不能落泪。

阵阵喜乐缭绕在耳畔，惊飞了停在屋檐上嬉戏的鸟雀。围观的百姓形色各异，吵闹不停，却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。

喜辇中楚清清微撩喜帕，露出半张让泪水花了的颜颊。听着辇窗外的喧哗，她难过自己的人生从此将不能自己。这一路，她的内心急切地想要摆脱这种境况，可无能为力的身子与她的思虑相互缠绕。她越想越急，越想越难过，摆脱不了，故悲苦万分。突然喉中一甜，紧接着丝丝鲜血从嘴角涸了出来，她看着纤指沾染的血色，也就只错愕半分，随即嘴角泛起一抹苦涩的笑靠在一旁，任由青丝垂倾一旁。

眸帘缓缓合上，微抬的手犹如重石般垂下，挂在下颌的泪珠滴落在让血色染红的衣襟里。窗外依旧碧空万里，喧哗依然，恍惚间皆让辇室里淋漓的血色气息淹没

得死寂一般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好像喜辇停了，好像有人掀开了辇帷又放下了，好像有人在说话，“仔细看看她死了没有，如果死了就给楚峰抬回去，真是晦气！”好像又有人将辇帷掀开了，只是她仅存的那点儿意识还在那句话里，那声音好冷，冷得使她的世界接下来尽是无尽的黑暗。

在与太子成婚当日，新纳的太子妃在落辇时被发现吐血昏倒在辇中，太子命御医搭脉诊断，太子妃只是晕厥。于是，她被送进了东宫的正妃寝宫梧惠宫，开始了她的新人生。

筱筱已在榻前守了许久，看着仍旧未醒的小姐，她的眼泪已流干了。

小姐是夫人不足月产下的，体质从小就弱，却生得一副倔性，总是不肯承认这个事实。老爷为此没少费心思，请大夫看诊，不准小姐随意踏出闺阁半步。小姐愁，愁总是离不开闺房；老爷愁，愁小姐怎么得了这副弱身子。

御医来了又走了，几番折腾下来，她的小姐依旧沉睡不醒。

如此十日后，楚清清终于有了点儿意识，她听到有人说掌灯，随即意识渐渐恢复，睁开眼帘，见到的是雪白色的帐顶，是桌台上精美的八角彩织风灯。她一直盯着看了好久，这才真正感受到这已不再是她的闺房，心忐忑难安地跳动，她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。

她吃力地坐起身，看到晚霞将窗棂映照得晦暗不明。头还有些晕，她断定不是躺久了就是饿久了。她掀被下床，赤着脚走到窗边，凝神遥看无垠天际，那边赤色正落，这边新月缓升。

楚清清伸了个懒腰，干涩的喉咙立即一阵痒痒，她捂着嘴轻咳两声，回转步伐走到一圆桌边，台面上摆放着一壶茶水，还有一盘点心。试着咬了一口，好在够软，配上茶水，对大病未愈之人来说，果腹尚可满足。

“呀，小姐，您终于醒了？”

倏然惊喜的声音，将楚清清神游的思绪全招了回来，回眸见到筱筱放大的身影站在面前，她微微地笑了笑，“嗯，我醒了。”

筱筱激动得落泪，打量着坐在软凳上的小姐。楚清清有些不高兴了，“你别哭，我没事了。”

“若小姐没事，怎么这么久才醒过来，奴婢都担心死了。”筱筱越说越想哭，看着小姐表情无奈，这才化哭泣为哽咽，“对了，奴婢不敢喂小姐服用御医的药，今公子说过药不可以乱吃，所以奴婢就只给小姐吃了雪蓉丹。”

一说到今公子，楚清清的脑海里便浮现出那么个人来。一副放荡不羁、随性散慵的样子，有段时间总是能在她心情低落时出现在她身边，讲些民间趣闻，或是聊些江山大事。她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，也不知他说的话有几分真有几份假。有时忆来还平添伤感，因他说过：有朝一日你的身子好了，可愿与我一起策马天下！

他们是在一次她获爹爹批准外出时相遇的。今凤宇擅长医道，他一见楚清清便对她起了浓厚的兴趣。但楚清清明白，让今凤宇感兴趣的并非她本人，而是她这副病了十几年还活着的身体。他觉得自己是他医道上的一项挑战，可不论他给她用什么药石，她的身体仍毫无起色，病情亦不增不减。

半年前他最后出现了一次，留下一瓶冰凉沁香的雪蓉丹之后就消失无踪了。如今人海茫茫，更不知他身在何处，或许她与太子的大婚昭告天下后，他已知道要是想见她该去什么地方了。

“你每日给我吃多少？”说着她的心拎了起来，她想得出筱筱那个傻丫头为了她会做出什么事来。

“小姐从来都没睡过这么久，奴婢担心，就每天傍晚喂你服用一九，小姐统共睡了十二日，奴婢在下午御医走后又扶小姐吃了一粒。”

像是得到肯定似的，楚清清的心沉沉地稳住了。果然如她所料，那一瓶雪蓉丹总共才二十五粒，在楚府时服了十粒，而今睡了十二天，筱筱每日喂自己服一粒，现在只剩下三粒了。“御医开的汤药呢？”

“奴婢悄悄倒在了花盆里。”筱筱压了些声音指着一旁花架说。

楚清清顺势看去，只见那盆本应青绿的盆景儿，此刻叶儿竟黄若深秋落叶。她收回目光，轻咬一口点心说：“剩下的三粒雪蓉丹可是保命的，别再随意给我服下了。”

“不会了不会了，小姐都醒了，还吃雪蓉丹做什么？”筱筱摇手保证，又说，“小姐，奴婢再去把御医唤来，让他们给您好好诊断诊断可好？或许他们开的药真的有什么办法治好小姐呢。”

楚清清迅速起身拽着筱筱离去的袖子，由于起得太快，头不禁有些晕，“你别忘了，今大哥的医术不比御医差。”

那今公子怎么不把小姐的病治好呢？筱筱在心里嘀咕。见小姐执意不准她去找御医，只好走到小姐身边，搀着她坐下，“小姐，你真的没事吗？”

“筱筱，我有些饿了，想喝清粥。”楚清清想安静会儿，就得先将筱筱支走。

“嗯，小姐等等，奴婢这就去端来。”

筱筱轻盈地消失在视线里，楚清清唇角扬起的那抹笑意也随之敛下不少。她以往的闺房里东西不多，却整理得素雅清淡，而此刻环顾四周，映入眼帘的陈设布局却精美别致、奢华无比。

她缓缓地步履向梳妆奁移去，在那张绣有金凤展翅的绣屏旁伫立，菱花镜中，楚清清认真地打量这副身子。柔顺的及腰青丝，十根纤指葱白，皓腕如月色之皎，蛾眉柔若起伏山脉，一双明目澄清，却因病态而失了几分灵澈，小巧的唇瓣与肌理相近，惨白得如初冬时节凝落的雾霜。

她再次见识到自己那张脸得病时是何种模样了，冷不丁地自嘲一番，竟觉着是那般可笑。她还能活多久？上辇轿的前夜，父亲坐在她对面说了很多很多话。他说当年北晋来犯，璠阳正值内乱方平、兵弱不敌的状态，群臣在朝堂上竟不掷一策。终是他向皇上献策，与北晋议和，封皇上二子中一子为太子前往北晋为质。当时皇后有一子云王五岁，柳贵妃有一子贤王四岁。皇后本就觊觎太子之位，可聪明如她又知道北晋为质之策乃是缓兵之计，这质子一定是有去无回的，于是左右皇上的想法，册立了贤王为太子，前往北晋为质。这一去就是十三年，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太子殿下下一年前居然活着回来了，而且就在皇上重病垂危之时。

柳贵妃身子也是每况愈下，大有与天子一同离世之势，如今皇后以祈福、为皇上添喜为由，硬是逼着太子殿下娶她。皇后定然会恨爹爹献策使得云王没当上储君，可那太子殿下又怎会轻易放过爹爹谏言之过？异国他乡十三年的困苦，的确不是那么容易释怀的。

脑海里再次响起那道冷若冰霜的声音，她这个太子妃，怕是至死都得不到太子的宠幸了吧。然她可悲的并非如是，而是她这一生都得在这里守着这个奢华的牢笼。

翌日清晨，楚清清醒来轻撩白色纱帐，见到半掩的窗扉在晨风中轻轻摆摇，那庭院中几株灼灼盛开的桃花，若隐若现地映入瞳孔。

起身靠在床头，筱筱端着铜盘轻巧地走进内殿，将手中之物搁放在洗架上后，

不经意间瞥到小姐已醒来靠在床头，一丝讶异油然而生。“小姐醒了呀，奴婢还以为您会多睡会儿呢。”

楚清清唇角轻掀，笑意很浅，不做声。筱筱赶紧移步榻前，“这天还凉，小姐身子刚好些，要注意保重自己。”

楚清清假意嗔怒：“你呀，就会教训我。我不想再躺着，去将衣裳拿来，我要起来。”

“是，奴婢遵命。”筱筱掩唇讨巧而笑，遂急去准备起来。

这偌大的梧惠宫只有她和筱筱二人，楚清清不禁暗揣这到底是太子妃正宫还是冷宫，就算她不受待见，那太子也不至于吝啬几个下人吧。

这一日她倒过得安稳，其间御医前来请脉，见她醒了自是松了口气。

筱筱说她昏睡时春锦宫的茗妃还有秋芙宫的晴妃来见过她了，瞧她未醒，交待了些“好生照看”之类的话便离开了。而她的夫君太子殿下却是不曾涉足半步。

是夜，许是白日里睡得多了，此刻竟辗转毫无倦意。楚清清起身下榻，移步窗前伫立，推开窗棂，让那凉凉的月光泻了满身。筱筱去休息了，此时的梧惠宫还真静谧得过分，冷清得令人心生恐惧。

她回身拿了件披风系上，轻轻拉开寝殿的门，有一个守夜的丫头蹲在一旁打盹儿。楚清清没惊动她，她的身子本就轻盈，走起路来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动静，就像此时的夜风拂过，庭院中的植被婆娑细语。

进宫已有二十天了吧，除却昏睡的那小半旬，楚清清的活动范围只在梧惠宫的庭院中。出了角门，不远处走过一队巡夜的侍卫，楚清清略略将身子往一旁茂密的树丛中靠靠，待侍卫走了老远一会儿，方从中出来，抬眸，遥望着那轮玉盘浅笑。

前方有一丛不知名的花儿，开得灼灼娇艳，甚是怡人好看。楚清清不禁在花丛前驻足，屈着身子，嗅着芬芳的香气，听着花儿悄悄绽开。这花有些似扶桑花，然而扶桑花唯有一层花衣，它却添了好几层，且香味也比扶桑花浓郁醉人。

浓郁醉人？想到浓郁尚可，然“醉人”二字不禁与酒牵连，楚清清仔细呼吸辨识，的确不知从何处飘来一阵酒香。她直起身子流转清眸四望，除了她与花的影子，哪里有半分人息？正疑惑间，忽闻一方传来细小的触撞声。

楚清清循声一望，瞧见那高耸的宫脊顶上，坐着一着玄青色衣衫男子，手中持

着的酒瓶搁在黄瓦上，方才那隐约之声应是由此传来。只见他低垂着眼帘，宽敞的凌云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偶尔抬起下颌远望寒月，英俊的轮廓流淌出无尽的落寞与惆怅，又见他昂起脖颈饮酒，动作好不潇洒与风流。

风在寂静的夜色中肆意拂过，吹动绣裙发出细微轻吟之声，亦引得那高高在上之人余眸斜下。

“可是我扰了你赏花？”映入眼帘的女子，乍一看病意恹恹，敛下眉来，却是秀雅绝俗，透着一股子缥缈清灵之气。手中捏着一枝露微花，与她的身姿衬得相宜极了。

楚清清螭首一摇，缓缓言道：“是我扰了你与杜康一起赏月。”

男子讪讪一笑，心中已猜到下方女子的身份，挑眉道：“夜深露凉，你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”

楚清清不禁气息一顿，也是，东宫娶了个病太子妃的事情早已在整个皇都甚至瑶阳王朝传开，不认识她的人见了这副身子也会知晓她的身份。她无奈地垂眸，轻捋衣袖，赏着手中的红花，“这宫里可没规矩说身子不好的人夜晚不可出门散步。”

她真有意思，男子纵身而下，站在她三步开外处，含笑打量着她，“我可是好心提醒，怎么还得了个不是。”

再抬眼时，男子眉宇间的悲意已尽数逝去，楚清清若有所思，直视他道：“有人关心是好的。”

她不害怕吗？深夜与一从未谋面之人相谈，且还是个男子。据坊间流传，楚太傅之女楚清清自幼病疾缠身，一日三餐药为主，餐食为辅，除了大夫外，从不与外人相见。如此一常年深居闺阁中的女子，何以能有如此从容淡定的身姿？

“你不怕我吗？不怕我是个坏人？”

方才已有侍卫巡逻而过，然一个夤夜敢于宫房顶上大方饮酒之人，身份岂容人小觑？于是楚清清回应他的试探道：“那你是坏人吗？”

“若我是坏人，此时你想逃也来不及了，太子妃娘娘。”

因先前已猜到他了她的身份，所以听见他这样称呼自己，楚清清一点儿也不意外，“太子妃已在梧惠宫睡着了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楚清清。”

她居然没有惊讶自己道出自己的身份，男子不禁讶然她的胆色和聪慧，“你不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知道如何？不知道又怎样？楚清清不愿与人打哑谜，想到方才他在宫顶上喝酒的情形，斜身与他擦肩而过。两旁花径上盈满的露水，湿了她的花边裙脚，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月既不解饮，影徒随我身。暂伴月将影，行乐须及春。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。醒时同交欢，醉后各分散。永结无情游，相期邈云汉。”

“好诗。”男子低声念了一句，方转身跟了上去。

并肩而行，楚清清觉着男子手中的酒香溢了她一身，他饮的并非烈酒，酒香清淡柔和，还伴着一丝哀愁。看来真是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就算共同呼吸着如此干净清怡的空气，也各有各的悲伤之事。想到此处，不免为之一叹。

“你出来散步，可是觉得梧惠宫中太冷清了？”

她径自踩着脚下花石铺成的小径，唇角浅弯，“你想说我没有太子殿下的陪伴，肯定觉得寂寞了吧？”

男子眸角的余光又情不自禁地瞥去，只笑，沉默不语。

“清清深知自己的身子状况，哪儿有能力去侍奉太子，只想着安稳度日消耗余下时光，寂寞与否，清清没有资格体会。”

她的话很委婉，男子却从她的语气里读到几分不屑，也就是说她根本不稀罕太子是否陪在她身边或者去见她一面。然而这不屑之中又含着些许化不开的浓浓惆怅，“太子只宠苒妃和茗妃，我想只要你将自己的身子养好，将来也会有机会得到太子的青睐。”

他的口吻不似方才轻敛，平添了几分沉凝。楚清清的眸光淡淡扫了过去，身侧之人，猜不出年纪，倒觉着那份沧桑之感颇为明显。“清清本无欲于宫廷，若非无可奈何，我又怎会出现在这儿？”

楚清清的话男子作了另一番理解，如今的局势的确不该让她成为牺牲品，她的无奈他可以体会，“这个时候谁都无奈，而且太子也并非你想象中那般无情，我希望你理解他。”

这好像是长辈训示晚辈的口吻？楚清清含笑驻足，迎上那双淡漠哀伤的眼神，说：“我是不是该说受教了。”

如果她知道自己的身份，说一句“受教了”他也承受得起，一念及此，他不禁暖暖地笑道：“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楚清清本想拒绝，可回眸看看来时路，竟在不知不觉间走了许久，分不清东西南北了，“有劳。”

回去的路楚清清没有印象，然迈步的速度依旧如散步一般。

一路无话，唯听着小草滋生、花蕊绽香。头顶那轮满月，似乎较先前更加清冷明亮，充溢的寒意浸透了楚清清单薄的身子，手也开始冰凉起来。楚清清垂眸轻握着双手，倏然发觉身侧之人停了下来，斜眸回望，淡笑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男子亦笑着走到她的身边，却朝着她的前方说：“殿下这么晚了还不休息？”

楚清清这才顺着男子的目光看去，当她的瞳孔中映出那人的模样时，不禁为之一怔。她说不出那种感觉是什么，只觉得这个人不宜靠近。心莫名一缩，微颤的身子就要向一侧倒去，男子眼疾手快地将她扶住，半敛着双目，“你没事吧？”清冷的夜晚，她的额间居然冒出一层细汗。

濮阳瑾冷冷地瞟了一眼那个半靠在濮阳慕华怀中的女子，说：“皇叔，您明日上朝时附议吏部提的那个议案吧，皇兄既然想得到那块富硕的封地，您就给他吧。”

说话之人的语色虽平静，可态度却带着一股抑忍到极限的愤恨。而楚清清此时才知晓身侧之人的身份，遂略略拉开与他的距离，可手依旧搭在他的手腕上，一旦放开，她不敢保证自己能站得稳。

注意到楚清清的動作，濮阳慕华却无动于衷，而是蹙眉对濮阳瑾说：“你可要想好了，将这一提案附议，以后想收回来可没那么容易。”

濮阳瑾何尝不知？可现在朝中的局势不利于他，除了有个太子的身份外，他拥有的并不多。“我有资格反对么？”

楚清明显感受到濮阳慕华扶着她的手腕加了些力量，他是在生气么？和太子殿下一样生气，看来他们此时谈论的内容实在不怎么令人愉快。楚清清深深地呼吸，努力让身子平稳下来，随即松了手，朝着濮阳慕华盈盈屈身，“清清方才得罪了，请皇叔见谅。”

又朝着濮阳瑾的方向福了一福，说：“不打扰殿下和皇叔了，妾身告退。”

濮阳瑾看着那张病怏怏的脸就来气，若非她父亲当年出的鬼主意，他何苦在北晋蒙受多年的苦难？皇后居然将她嫁入东宫，所以她的出现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众矢之的，留着这副残躯贱命，又能苟延多少时日？

从曲廊里走出来，踏下台阶，冰冷的声音响起，“怎么？你醒来后本宫不曾前去

探你，可是出来撞运气来了？你运气不错，的确撞到本宫了，要不要本宫亲自送你回梧惠宫呀？”

好无情的讥讽与羞辱，濮阳瑾方一落声，濮阳慕华立时朝楚清清看去，见她跪伏在地，神色惶恐地说：“妾身不敢。”

“哼，你最好是不敢，给我好好待在梧惠宫中等死，否则休怪本宫没提醒过你。”

濮阳瑾厌恶地瞪了一眼楚清清，随即拂袖而去，那在楚清清眼中一晃而过的绫袖，挥来阵阵冰冷的拒绝和难以名状的厌恶。

楚清清直起身子，却跪着凝望濮阳瑾离开的方向，她有些难过，有些悲哀。难过第一眼她竟起了一丝不该有的期待，又悲哀自己这辈子注定都走不出那重重红墙了。

濮阳慕华也没立即扶起跪在地上的女子，而是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看。她的明眸已恢复了初时的淡定和从容，若非自己先前与她有接触，方才那幕惊吓还真会信以为真。如果之前的一切不是装的，那么刚才的行为便可理解为明哲保身。

她真的很让人看不透。扶起她，濮阳慕华无奈地笑道：“看来太子殿下已是完全厌恶你了，本王方才那番鼓励的话你也别太在意，因为起不了多大作用。”

楚清清用袖拂拂膝上看不见的尘埃，眼中溢出些许淡漠的嘲弄，浅笑，亦无语。

回到梧惠宫时，那守夜的侍婢依旧未醒，楚清清进了半掩的殿门再轻轻合上，毫无声响，恍若从未有人出入。

解下披风搭在衣屏上，楚清清坐在榻沿边，神色俱无地捂住胸口，那股涌上的悲哀意识已逝去，只是念及以后宫中的日子有些心悸。

未出嫁时，她在闺阁里听筱筱闲谈时说过，璠阳王朝的太子殿下濮阳瑾是个性情乖戾残忍之人。坊间常传言他在北晋为质受尽了轻视和折磨，回到璠阳后想要找回他的身份和自尊，所以他也要让别人尝尝他曾经受过的痛苦。她当时只是听过就罢了，根本没想过有朝一日竟会以这样的身份与他扯上瓜葛。

她脑海里浮现出那抹伫立在曲廊下的身影，一袭墨色缎袍，上绣彰显他身份的华丽图案，一张毫无情绪的俊美轮廓，天姿凌厉，五官如刻，黝黑的眼仁中，溢出层层冷可伤人的冰寒，似乎张扬着他特有的凌厉与嚣张。

当他与濮阳慕华说及明日朝堂上相谈之时，那份压抑、隐忍和不甘的表情尽数映入她的眼中。濮阳瑾的出现，他的所有细微表情与动作，都让楚清清疑惑中更添

疑惑，似乎在见他的那一瞬间，他就像一个有吸力的旋涡，拽着她一点儿一点儿地靠近。

好累，楚清清倒在床榻上，扯过被子捂着头，欲将濮阳瑾的身影抛到九霄云外。

次日，楚清清正常了一回，睡到晌午方起。正梳洗时，突然听人来报说茗妃和晴妃娘娘驾到。她与筱筱对视一眼，立即让她迎出去，楚清清目光低垂，瞧着自己衣衫不规矩，忙又躺回榻上去。轻掀唇角，盈盈一笑，很浅，然对初次相见之人则显得恰到好处。

那躺在床榻之上的女子，容颜皆如同外间流传那般雅丽，眉似翠羽，双眸若深涧幽泉，只可惜瞧在眼中病容恹恹，与肌色迥异的唇角，浅绽的笑意虚弱，让人情不自禁地心疼。

“妹妹不必起身，怎么样？身子可大爽了？”说话之人有着两道柳叶弯眉，下嵌一对精明的凤眼，秋波流转，不时透露出些许威仪，身段匀婷，着一袭大红绫纱裙。

妹妹？楚清清仍旧不浅不深地望着来人微笑，心中却忖度起来，她唤自己“妹妹”，难道东宫的嫔妃对正妃的礼仪是按先来后到算的吗？还是看年龄？瞧着她略挑的眉宇间携着些许傲慢，那一身衣着的颜色更帮她添了几分嚣张之气。

“有劳姐姐惦念，妹妹身子好些了。”想着既然她想占高枝，就遂她的愿吧，毕竟自己初来乍到，没必要与人滋事，惹出麻烦。

小姐怎可自称是“妹妹”？明明她才是正妃娘娘，筱筱不禁为小姐感到委屈，可又怯于茗妃的威仪不敢表露出来，就略微靠近小姐站了站，说：“小姐，这位是春锦宫的茗妃娘娘，这位是秋芙宫的晴妃娘娘。”

顺着筱筱微抬的手，楚清清一一冲她们颌首示意。与茗妃的嚣张相较，那秋芙宫的晴妃娘娘倒是收敛得多了，蛾眉淡扫，杏眸似水，穿着一身淡青色罩烟裙，发间携着一株简单清雅的流苏钗，透着一股自然的风韵。

“多谢两位姐姐前来探妹妹，筱筱，快侍候二位娘娘落座看茶。”楚清清语声一落，不禁有些喘色，半掩着唇瓣，“妹妹失态，还望诸位姐姐别计较才好。”她是故意的，因为她觉得这些人并非只来探她那般简单。

二人落座在软凳上，仍是春锦宫的茗妃率先薄唇轻启：“妹妹进宫也有些时日了，本想早些过来看看你，可你身子不好，才耽搁到今日。”

本是客气的话，然从茗妃口中道出，那客气的味道直线下跌。她灿烂地对着自己笑，楚清清又开始揣测她笑得如此开怀的理由，她在高兴什么呢？

“是啊，还请太子妃娘娘善待自己，尽快让身子好起来！”

晴妃言语时，眼角的眸色悄悄地斜向茗妃。整句话听上去没有不妥，却让她的举动给渲染得失了底气。楚清清有些疑惑，但也感受到这两个女人传递给她的微妙关系，茗妃唤她妹妹，分明是不将她这个病恹恹的太子妃放在眼里；而晴妃喊她太子妃娘娘，倒还存有一丝尊重，然而她却表现得惧怕茗妃，不是她方才有目的的伪装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忐忑不安。

“有二位姐姐的关怀，清清一定尽快让自己好起来，咳咳——”楚清清又咳嗽起来，筱筱赶紧递上一杯温水喂小姐服下。

茗妃看了一眼晴妃，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今日过来探妹妹，确是有些事情需表明。”

“姐姐请讲。”楚清清冲着茗妃微笑，心里却起了防备。

茗妃起身移步榻前坐下，拉过楚清清一只手，那冰凉的感触不禁让她一惊，同时又在内心添了些喜气。可她脸上的笑意煞时敛去，陡然增加几抹难为之色，叹息道：“妹妹也知道，太子贵为一国储君，每日都要代理许多军政要事，如此一来东宫便无人打理。那时梧惠宫中无主，蒙太子殿下器重，将这宫中小事都交给姐姐张罗，姐姐虽不才，却也不敢违拗殿下之意，只好应下。现在妹妹已身置梧惠宫，也不知殿下做何打算，亦并未下旨让姐姐将宫中一切处置权交还妹妹，姐姐在想这或许是殿下心疼妹妹身子羸弱，故还让姐姐继续暂代，你可别误会姐姐夺权呀。”

如果这不是茗妃的真心话，那便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借口，一推万里推到太子殿下跟前。楚清清心下冷笑，用另一只空闲的手搭在茗妃的手背上，声色恳切地言道：“姐姐哪里话？妹妹这副身子怎能担此重任？能得姐姐如此兰心蕙质之人打理东宫，是殿下的福气，更是整个东宫的福气，妹妹怎么会怪你呢？”

“唉——”茗妃松了口气似的，就像她心中盘踞着一块大石头，有了楚清清的话，那石头就平稳地搁下了，“有妹妹你的话，姐姐就是再辛苦也不怕了。”

明明感觉她乐在其中，哪儿有半分辛苦的影子？楚清清不再做声，只咳嗽起来，“咳咳——”

“妹妹既是身子不舒服，那我们就不再打扰了，改日再来探你，对了，我会安排十五个侍婢过来侍候妹妹，午时前一定到。”茗妃抽回手，退至几步开外说。

“不必那么多人，妹妹想静养，所以姐姐安排两个侍婢过来即可。”站得到处都是人，她可不想看着眼花。

茗妃愣了一下，又很快恢复过来，“既然是妹妹的要求，姐姐也不勉强，你好生休息，我们走了。”

楚清清点点头，示意筱筱送二人出去。待到寝室里都安静下来，方掀被下榻，自行倒了杯茶水。她不清楚自个儿现在在想什么，只是指尖冰冷的温度如何也热不起来。

茗妃的速度很快，她才离开不久，梧惠宫便多了两个宫人报到。可此刻她想得最多的不是梧惠宫里有多少人，而是她醒来的消息怕是已传遍了禁宫。如今她身为太子妃，虽然身子不爽，可不去向皇帝和皇后请安，那是会被众人猜疑和耻笑的。

她闲来无事就听筱筱讲不知从何处打听来的宫廷传闻，说皇帝一病就住进了皇后的凤翔宫由皇后亲自照料，原来茗妃的父亲是吏部尚书尹湘鹤，皇后的亲哥哥是戍守边关的大将军，等等。

正当楚清清在为何时前去请安妥当纠结时，凤翔宫来了道旨意，令她与太子一同前去请安。

约莫过了半炷香时间，楚清清收拾妥帖出了宫门。

耳边不时可听见侍卫巡逻时整齐的步伐走过，楚清清倚在一侧，眉头紧锁。

“和本宫一顶辇轿你很委屈么？”

不疾不徐的声色，却带着一层如雪霜般的冰冷。楚清清回过神，轻声道：“臣妾不敢。”

瞧着她恭顺的模样，濮阳瑾厌恶地别过目光，可胸口莫名地堵着一团气，久久难以弥散。

藩阳王朝现任帝君濮阳慕英，自龙体不快后，一直住在皇后宫中养病。于外界称是皇后与皇上鹬蚌情厚，每日尽心尽力侍候，祈望陛下早日龙体康复，方乃万民之福；知情人则清楚陛下在皇后宫中养病，与软禁并无差别，否则岂能让历来属于太子的封邑此番开了例给了藩王？朝中大臣们多数附议，少数敢怒不敢言。

不知从何处飘落的些许花叶，随风缱绻而至。楚清清方下辇轿，脚畔便盘旋着一股薄风，撩起裙角飞扬，宛如嫣色丛中翩然而舞的蝴蝶。

按着品阶顺序，步入皇后的寝宫凤翔宫。沿途的宫娥宫侍皆以跪礼相迎，在那里她看到茗妃也在寝殿外候着，一宫侍进去通禀后，随即耳边响起一声朗音：“宣太子殿下、太子妃觐见。”

楚清清垂着头，端着双手跟在濮阳瑾身后踏进门槛，不敢打量这寝殿中的布置如何，只看着濮阳瑾的脚后跟。他驻足，她也停下，他跪地请安：“儿臣给父皇、母后、母妃请安。”

有三个人？楚清清没有抬眸，却听到她身后的茗妃跪地言道：“给皇上请安，皇后娘娘金安，柳贵妃娘娘吉祥。”

这样一来就只有楚清清一人杵在那里，无人叫起。楚清清仍然不曾抬眸，只是这才跪在濮阳瑾身边磕着头，说：“儿臣给父皇请安，请皇后娘娘安，请柳贵妃娘娘安。”

“都平身吧。”

“谢皇上 / 父皇。”

众人起身，楚清清这才抬起眼来看清眼前的人与物。那依靠在床榻上的男子，应该就是皇帝了罢。见他不过四五十岁的光景，却让病疾缠得老态龙钟，濮阳慕华与他是兄弟，他却更像是濮阳慕华的父亲。

坐在榻沿上的女子，生得凤眸玉姿，一袭尊贵之气将她衬得雍容无比，唇角勾着浅笑，两弯月眉却衔着令人胆寒的凌厉，她，就是璠阳王朝的皇后萧诺梅。而居于她下方之女子，看上去精神萎靡，较楚清清还要弱上一分，即使有倾城之貌，也叫这身子消耗得苍白无力，只是她身上所溢出来的慈和之色，温柔如皎洁的月光，她是柳贵妃，当今太子的生母。

“你既入我皇家，又身为太子妃，称呼该与太子相同。”

顶上传来一女音，温柔若水，却掷地有声。楚清清又跪在地上，神色惶恐地言道：“儿臣不知礼，请母后恕罪。”

“你身子不好，别动不动就行此大礼，皇后姐姐心慈仁德，不会怪罪于你，太子，还不快把太子妃扶起来。”柳贵妃凝眉出声，声音虽平稳，可楚清清却感受到了她话里的担心与疼爱。

“是，母妃。”濮阳瑾扶起楚清清，用眸角的余光凌厉地扫着她，只是眸光里透着疑惑。